

跟隨毛主席在陕北

贺清华



北京人民出版社

跟随毛主席在陕北

贺 清 华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贺清华同志是个老红军战士，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七年，曾在毛主席身边做了十一年警卫工作，亲眼看到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地工作、战斗。正是在那些简单、朴素的陕北土窑洞里，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在这本书里，作者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真挚感情，对往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回忆。语言朴实无华，故事生动感人，对于我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学习革命优良传统，都十分有意义。

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之后，继续向我国腹地进犯，妄想亡我中华民族，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

人民公敌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以后，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奴才。在日寇进犯，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站在反动的洋奴、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上，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连续对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剿。

在我党党内，王明篡夺了中央领导权，推行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组织上，拉山头，搞宗派，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拒绝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军事上，先是“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搞冒险主义，当受到挫折以后，就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转为保守主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敌人拼实力，打消耗，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们党在红区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出中

央根据地，仓促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依然统治全党，由冒险主义变为逃跑主义，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全力纠正了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革命形势才开始了根本的转变。长征的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了陕北。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大本营。

参 加 红 军

陕北，地处西北黄土高原，据说过去也是平原，不知经过多少世纪的地理变迁，雨水侵蚀，慢慢地才形成了沟壑纵横、丘陵起伏的奇特地貌。人在傍山挖洞住，水顺沟川四处流，地高天寒，偏僻闭塞，加上历代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这里几乎没有什工业，农业生产也很落后，经常是无雨禾苗枯，大雨庄稼流，生产能力很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苦。

我的家就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附近的贺家崖，在万恶的旧社会，因为家里穷，不得活，我从小就给地主老财放羊，十四岁上又离开家到五十里外的瓦窑堡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当“相公”——小伙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五更睡半夜，老板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一年累到头，工

钱没几文，只能混口饭吃。

一九三四年冬天，瓦窑堡的城墙上贴出了革命的传单，听说刘志丹同志在陕北领着穷人闹革命，打土豪劣绅，分地分粮给穷人。听到这个消息，我嘴里不敢讲，心里可高兴了，心想什么时候这革命闹到瓦窑堡，闹到咱家乡就好了。没多久，我父亲来看我，悄悄地对我说，家里也要搞土地革命了……我听了真高兴，从这时起，我就打定主意不当这个小伙计了，回家去参加革命。当时我虽然还不懂得什么革命，只知道是把地主老财的地和粮分给穷人，那也是盼了多少代的好事呵。

旧历年到了，照例要放几天工，杂货铺老板大概也听到了风声，皮笑肉不笑地拉着长腔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心想，还回来呢，早就干够了。就顺口对他说：“没准。”

要是往常这样说话，准得挨骂，这次他没有骂我，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气冲冲地走了。

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土地革命已经闹起来了，建立了工农政权，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分粮食，搞得热火朝天，乡亲们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我们家也分得了土地和一头牛、一只羊。我一回去就被这种革命的景象吸引住了，很快就参加了宣传队，没有多久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让我去学习受训一个月，回来就在永坪区上当了团支部书记。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到了永坪，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在永坪举行了庆祝联欢大会。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同志和陕北红军的刘志丹同志先后在大会上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志丹同志讲话时，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他说：“大家都看到了吧，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很多的枪支，现在需要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背呀？”刘志丹同志的话音刚落，就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我愿意背！”“我算一个！”的喊声，我也夹在里面。会后不几天，就在各处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

我虽然已经参加了工作，还是想去背枪当红军，就是区里的领导不同意，对我说：“你去参军，谁顶替你的工作呀？都象你这样丢下工作去参军，区里的工作谁干？”就这样，第一次报名参军没有被批准。但我参加红军的念头一直没打消，一有机会我就要求争取。一九三五年十月，我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经领导批准，我穿上了军装。

这时毛主席亲自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我就被分在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工作，为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站岗放哨。

东征——开赴抗日前线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先在吴起镇亲自指挥红军打掉了尾追而来的敌人四个骑兵团，接着又转军向南，在富县东村部署指挥了直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沿

洛川、富县大道北上和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妄图在富县地区夹击我军的敌人进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然后，率领胜利之师，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来到当时陕北的最大商镇——瓦窑堡。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向华北。毛主席、党中央，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打内战，反共反人民，对日寇入侵采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曾于八月一日发布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毛主席到了瓦窑堡之后，又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在抗日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路线错误，会议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二十七日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主席在这个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分析了国内外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深刻地批判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东征，就是根据我们党在抗日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实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行动。原计划东渡黄河，取道山西，开赴河北、绥远、察哈尔抗日最前线，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

当时，我们保卫局跟随毛主席行动，负责保卫毛主席和红军总部机关的安全。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阴历正月初三，毛主席从瓦窑堡出发，冒着西北高原的严寒，爬山越岭，穿沟走川，每日行军几十里，向东挺进。

一月二十八日，毛主席通过了延川，来到延长县城，在城外的土窑洞里住了四、五天，召开了重要会议，部署了东征，调整了干部，决定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作战方针。

二月二日，毛主席从延长县动身，三天行军二百六十余华里，于二月五日到达清涧县境内的袁家沟。这是一个大约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山村，离黄河仅有二十余华里，地处两山之间的沟道深处，两侧山势险要，便于防空和隐蔽。毛主席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亲自部署、指挥了红军东渡黄河天险。

在毛主席到袁家沟之前，连着飘了几天鹅毛大雪，山川大地都披上了银装，就是在这里，毛主席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沁园春·雪》。主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示了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蔑视和否定，指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从而抒发了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一切侵略势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能够打倒国内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豪迈决心与必胜信心。这首词在当时虽然没有发表，但是现在回想起那时的山川景色，特别是紧张严重的斗争形势，仍有很多感受，毛主席确实高瞻

远瞩，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党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震惊中外的《东征宣言》。

毛主席东渡黄河

黄河是陕西省和山西省的界河，河东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沿岸每隔三、四里地就设有一个碉堡，派有敌军驻守。我们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拒不接受；我们要求他们让出一些地方做为抗日的根据地，他们不答应；我们要求他们给开赴抗日前线的红军让开一条通路，他们也不肯。就这样，他们顽固坚持投降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妄图凭借黄河天险，封锁陕北革命根据地，阻挡红军抗日的通路。鉴于这种情况，二月二十日，我红军先头部队对河东守敌发起了进攻，强渡黄河。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看上去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都是些贪生怕死的东西，不堪一击。战斗一打响，敌军很快就被我红军的猛烈炮火压缩到碉堡里去了，我们的战士，在火力掩护下，冲下河滩，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不怕河深流急，不怕冰水刺骨，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争先，冲向河东岸。敌人在我强大攻势面前，军心动摇，节节败退，当我军快要接近东岸时，敌人就溃散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碉堡里钻出来，各不相

顾，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丢盔卸甲，没命地向附近的据点里逃窜，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了。

先头部队强渡的胜利，为后面的大部队横渡打开了缺口，创造了条件。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离开袁家沟，来到了高杰村，这里离黄河渡口更近，是红军的前线指挥部，也是红军集结、疏散的要地。当晚，毛主席在这里听取了情况汇报。

次日清晨，毛主席又把指挥部向前推进，由高杰村动身，翻山越岭，路经高家洼来到黄河岸边的铺子沟的几孔窑洞里。此处面临滔滔黄河，背后是悬崖陡壁，地形极为险要，河对岸就是山西石楼县。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一大早由铺子沟沿河南行约二、三华里，来到西辛关的房儿沟，稳步登上木船，安全地渡过黄河天险，在山西境内的东辛关登岸。部队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继续东进。

主动回师河西

红军强渡黄河天险，冲破敌人晋西防线之后，分三路向前进发，直推到同蒲铁路沿线，南端到了候马，北端逼近太原。这一行动，吓坏了国民党蒋介石和山西匪首阎锡山，忙调二十万兵力拦截红军，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驻陕、甘部队，进攻陕北根据地，扰乱我后方，并且还与日寇订立了华北防共协定。我东征红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战绩

辉煌，消灭了敌人七个师，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缴获很多敌人的武器装备，给蒋、阎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同时红军还在山西境内的二十几个县宣传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七千余人，壮大了抗日有生力量，筹备了抗日经费。

东征红军，在毛主席亲自统帅指挥下，本来是可以开赴抗日前线的，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百般阻挠，不断制造摩擦，毛主席、党中央，基于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形势，为了避免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保存力量，共同抗日，没有继续向前挺进，决定主动回师陕北。

然而，人民公敌蒋介石却不识时务，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回师撤军，他又跟在后边追来，并派飞机对我军进行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我军只好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向黄河岸边撤退。蒋介石这种反革命的倒行逆施，使得天怒人怨。就在毛主席带领部队回渡黄河的那几天，每天大雾漫漫，遮天蔽日，弄得地面上的敌人不敢紧追，怕我们打他的伏击；空中的敌机飞行困难，看不到我军的行踪。等到我军全部回到河西之后，才天晴雾散，而敌人已被远远地甩在黄河对岸了。

五月五日，渡过黄河的第三天，我们党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号召全国各党派、团体为促成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完全实现而奋斗。

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到山西境内，受到那里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爱戴。当主席率领红军回师河西时，广大群众依依不舍，群众以“想”、“念”、“盼”、“望”四个字编成民歌想念毛主席，想念红军，表达出山西人民不忍阎匪残暴统治，渴望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

想红军，
念红军，
红军走得影无踪；
盼红军，
望红军，
红军何时到俺村。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所指出的那样：阎锡山吹嘘山西是他的模范省，可是山西的老百姓还是拥护红军，不喜欢阎锡山。山西人民迟早要起来革命。

给毛主席当警卫员

毛主席回师陕北后，在回瓦窑堡的路上，经过延川县杨家圪台时，停留了五、六天，据说主席是为即将在太相寺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准备工作。

当时我们保卫局住在附近的刘家河村。一天下午，保卫局的领导同志把我叫去，对我说：“贺清华，准备调你

到司令部，给首长当警卫员，愿意吗？”

我一听，也不知是跟哪位首长，心里活动开了，我想：我参军时间虽然不长，但保卫局对我们新战士都很关心，同志间互相照顾，也都熟悉了，调我去个新单位，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可是又一想，革命战士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工作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就对首长说：“没意见，调哪里都行，我服从组织分配。”

谈话的首长大概看我没有马上回答，回答时又有点勉强，就微笑着对我说：“调你去的那个地方很好，你去了一定会很满意。”“很满意”三个字的语气很重，我有些奇怪，还不等我问，首长接着又说：“就这样定了，你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到司令部报到。”

我向首长打了敬礼，走出屋门，回到住处，收拾好背包，告别了同志，就向司令部走去。

那时的司令部可不象现在，就是那么几间窑洞，来个人，用不着传达引路，一进院就看见了。司令部的特派员同志一见我就热情地打招呼，一面帮我放下背包，一面笑着对我说：“贺清华，你来得好快呵，调你给主席当警卫员了。”

那时候“主席”很多，区有区主席，乡有乡主席，还有党中央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我是给哪位主席当警卫员呢？我心里想着，话就问出了口：“我给哪一位主席当警卫员呀？”

特派员见我问，开始一怔，后来他大概也觉得自己没说清楚，哈哈地笑起来，笑得我都有点不自然了，特派员才收住了笑声，向我跨近一步，睁大眼睛，严肃而又充满喜悦地对我说：“给毛主席当警卫员！”

“给毛主席当警卫员！？”我惊喜地大声重复着，心里那份高兴劲简直没法形容，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激动的喜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特派员很理解我的心情，过了一会儿才郑重地对我说：“这个工作很光荣，责任重大，调你来，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可要认真做好工作，当好这个警卫员，保卫好主席的安全呵！”

我认真地听着特派员的每一句话，不断地点头答应着。由于心里总想着快点见到毛主席，连具体任务是什么，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都没有问，就紧随着特派员出来了。

到了主席的住处，特派员把我介绍给警卫班长李久长同志。班长告诉我们，主席外出开会去了，不在家。特派员有事就先走了。我和班长一起等候毛主席，班长给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主席身边加上我有四个警卫员，还有警卫连的一个手枪班，我们负责照顾主席的日常生活和外出随身警卫工作，手枪班负责主席驻地警戒……

这天，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等了很久很久，天大黑了，主席还不回来。班长只好劝我说：“主席工作很忙，很晚才能回来，你先去睡觉吧，明天再带你去见主

席。”

往常我总觉得觉不够睡，象个火绒子脑袋，一点就着，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可是这天晚上，我躺在警卫班的炕上，却翻来复去地烙饼，怎么也睡不着。往事，一件件地浮现在眼前：想到过去给地主拦羊，给老板当伙计，忍饥受冻，挨打挨骂，不知不觉地淌下了辛酸的泪水；想到翻身得解放，家里分了地分了粮，我也参加革命当了红军，又喜得心花开放。翻身全靠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我从心里感到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穷苦人的大救星，恩比天高，情比海深呵！天快亮吧！天亮了好去见毛主席！我翻身看看窑洞的窗子，仍然是黑呼呼的。心想，夜深了，该睡了，免得误了明天起床。可是眼睛象有根棍支着，怎么也闭不上。从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暗暗下定决心，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到底。我盼望着有一天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可作梦也没有想到能调到主席身边当警卫员呵！从今往后，我就能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了，我真觉得心里象喝了蜜似的那么甜。忽然，特派员的话又响在耳边：给毛主席当警卫员非常光荣，但又责任重大，要认真做好工作……思想上不觉产生了一种压力。心想，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山里娃，过去只给地主放过羊，给老板当过小伙计，参加革命时间短，懂得的事情少，又没文化，给党的领袖当警卫员，能当好吗？听说毛主席是南方人，我是陕北人，主席说话我能听得懂吗？毛主席是共产党最高最大的首长，虽说现在条件差，那他吃的、用的、穿的、盖的，也

要“特殊”一点吧，我能照顾得好吗？……我越想越多，给自己提了很多问题，也解答不了，心里不安起来，生怕做不好工作，完不成任务，辜负了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迷迷糊糊，我又想到明天去见主席，着装要整齐，见到主席要先敬礼，向毛主席问好……

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早晨，我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整好装，就跑去等着班长带我见毛主席。

时间不长，班长从主席的窑洞里出来了，对我说：“主席刚起床，吃了饭还要去开会，我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叫你去见见面。”

我忽然紧张、激动得不得了，心跳得扑通扑通的象敲鼓，我自己都听得见。走到主席窑洞的门前，班长示意我推门先进去。过去我天天想见毛主席，现在就站在主席窑洞外边，推门就能见到了，我却拘束得浑身不自在，试了几次也不好意思推门。

班长见我犹犹豫豫的，知道我第一次见主席，心情紧张，便对我说：“主席很和气，进去吧，没关系，我第一次见主席，也和你一样，等见了主席就好了。”班长说完停了一会儿，见我还是不动，就把主席的窑门推开，自己先进去，站在里边叫我：“贺清华，快进来呀。”

我只好应着班长的呼叫声，轻轻地走进主席住的窑洞